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己酉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勑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軍民如故事張燈。弛夜禁。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免宣府歲辦薪炭。

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上聞之。言邊軍豈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之。

勑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玘考察御史。

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贓穢狼籍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風紀爲之一清

己巳　上在齊宮召大學士楊溥以有過直言諭勉之上曰比年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溥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壬申諭吏部侍郎郭璡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廢事

時浙江布政司奏缺官一百一十員故諭之

甲戌勑三法司今後官吏軍民人等除罪大惡極實之重典理不容恤其誑誤干連於法難免而情實可矜者酌量第等悉令北京納米贖罪

二月癸未勑中府太師英國公張輔左府左都督張昇各輟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

丁亥工部侍郎羅汝敬等使交趾還黎利及耆老遣頭目阿粟等貢方物并代身金人表奏謹欽遵　聖諭訪求陳氏子孫無有遺者蒙索所留官吏軍人及其家屬即差人四處尋訪但有遺留盡應起送又奏幼女年九歲係內官馬騏帶回乞赦回以全臣父子之情

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不許。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寧處，騶虞之祥，於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乙未，戶部尚書郭敦奏請申明洪武永樂年間屯田之例，從之。

奏擬在京在外衛所下屯之數不問正軍老幼餘丁必依舊額補數令其屯種在外屬衛令三司委堂上官在京并直隸衛所從都察院委御史提督巡視至秋成依例比較賞罰庶倉有粮儲軍無缺食

諭禮部尚書胡濙揭榜申明內外官員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定制使無僭越

丁酉勑諭三法司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爲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決悉令送京師如律究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爲定例

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清理浙江軍政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政司及諸府縣

幷土官等官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者皆屬不敬應逮問

上以治文書者之罪姑免問

上與侍臣論夢卜求賢之說

上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廣東高要典史

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璡奏彥昌在外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竇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禁例從之

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情。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及驛。皆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賫送勑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

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賫勑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

壬寅陝西鞏昌知府孫寘昌黎知縣楊僖俱九年考滿耆老乞留。命各加俸二級令復任。

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兎白兎各一。賜蟒衣玉帶

三月辛亥右都御史顧佐劾巡按淮安御史顧達酣酒廢事爲通判何正所辱。命改用之。

右都御史顧佐劾蘇州衛千戸朱毓妾陳獲強盜求陞賞請治其罪。命兵部懲之。

乙丑命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凡禮部等衙門遇大事會議如故。

義等蒙恩優待不親部事而國家決大事定大議仍令

會議。

甲戌遣禮部侍郎李琦等再使安南。仍諭黎利再訪陳氏子孫。如實無朝廷當與處置。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斤。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幷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四月丙子寧王權奏祿米不當定品級語多忿戾。上引
祖制復之。
大略謂祖訓語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
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
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塗。或
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
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
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
天下紛紛多君也。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
先鄉試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

羣伍俾讀書會試自效從之。

上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寧夏守臣復進玄兎大學士楊士奇進瑞應詩。初春二月已進至是復進。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鼐上言臣少年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授別職亦得自效命吏部以江西泰和典史。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中。上御便殿與侍臣論漢武帝唐玄宗治亂之由。

上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内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昵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乙酉。兵部尚書張本奏舉前刑部員外郎徐琦。職方司辦事人才陳孜。乞授本部屬官。上命琦爲職方員外郎。孜爲職方主事。

上謂吏部曰。近來人才。未便與六品京官。但張本廉謹所舉。必當。故從之。他有舉者。必會官考試。然後量授以

職。

戊子。命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上以軍民每歲漕運勞苦。欲少蘇其力。使歲運不乏。故

命福與瑄議何處置倉收貯。或不必置倉。如舊。務公私

兩便。仍行禁下人。毋肆擾害。

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

時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

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

民逃遁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山巡檢司於紅門口為便。

遂從之。

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

丁酉，南京進鰣魚，早薦奉先殿，獻皇太后。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賜鰣魚，加賜

御製詩。

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喜曰：朕與卿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之付託。

工部尚書吳中，請修山西圓果寺塔，不許。

中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請止之，勿勞吾民。

五月己酉，永清縣奏蝗蝻生。命戶部遣人督捕。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

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上曰蝗生必滋蔓不可謂偶有命行在戶部速遣人馳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來聞

壬子謫御史楊居正耳司鐸牟倫雷恭胡嵲潘舉充軍遼東初顧佐劾御史嚴皚等與馬皚等貪淫無耻已發遼東充吏居正等以公差出外至是還當發吏而妄奏冤抑上謂行在吏部曰彼貪淫無耻尚敢妄訴以冀苟免俱發遼東各衛充軍其先發充吏者悉如之

丁巳與寧王權書權撥田無例不許

書曰戶部言灌城田共一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地況庶子郡王自有

歲祿稽之　祖訓亦無撥賜田土之例若從叔祖之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之言不皆違　祖訓而損盛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乙丑　上與侍臣論聽言以理爲主有建言治道而迂濶無實者　上以示侍臣因論爲治之要侍臣對曰爲政在人知人爲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可辨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侍臣對曰知人固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

亦然。必正卯是已

已已諭六部都察院。自今嘗洗心悔過。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舉。不察舉者罪同

上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輙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

辛未。寧化王濟煥奏。婚禮在邇。乞免大同備禦宗官軍三百

餘人歸以備使令不許
上曰大同當極邊虜寇出沒衝要之路各郡王府皆有
官軍守備故太原一路得以無虞若從所言罷歸則別
府亦援例來言難於處置矣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
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穪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
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
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癸酉諭兵部出牓禁約陝西河南諸處驛路凡差遣往來
恃勢考掠多索供應夫馬車輛并福建等處違例欲乘轎
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具實奏來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堤堰慢令者罪之

因福清縣民奏縣之先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廢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故通行之

上御文華殿讀典謨有感成詩示廷臣詩內云盛治已如此端拱已無為猶聞謹天戒兢業恒自持又云惟爾卿大夫國家所倚毗進賢獻忠讜竭力殫猷為又云斯言出誠悃勉旃爾勿違當續明良歌毋取伐檀譏蓋示交修之義云

六月丁丑寧王權因　上引　太祖禮儀自知鎮國將軍以下不應分品級之言爲非具奏悔過　上以不用芥蔕于心復之

諭工部尚書吳中湖廣災甚採辦竹木痛與裁省

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寛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管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辛卯賜勑奬諭兵部尚書張本清理軍伍致誠竭慮措置

有方積弊頓革姦頑莫容。

壬辰命太子太師致仕郭資掌戶部事。

甲午命法司文職官有犯贓罪者俱依律科斷。

比年因營建官吏有犯不問輕重皆令運磚完日雜犯死罪為民徒流降用　上謂吏部郭璡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汚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以激勸豈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諭法司知之。

庚子戶部尚書郭資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六科給事中會議漕運事宜從之。

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

之民運粮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廬安慶廣德民運粮二百五十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粮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粮俱令運赴北京倉爲便於是各官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山東北京郡縣粮如瑄所言外會計徐州倉可增粮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各衛撥補并預定空閑倉厫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遠近抽摘及濬河修閘俱依瑄所奏

七月丁未兵部尚書張本奏置驛馬勘合從之

時本奏北京操備官軍請置勘合發北京行太僕寺收

掌馬每官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齒色年月日轉發五軍各衛幷管隊者付領馬之人執以爲憑遇倒死等項備由陳告就勘合註寫明白限十日內親送北京行太僕寺比較應償者追視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收領再有事故償給如例如領馬人有故馬與勘合從所管別付人收領如此人難欺蔽馬無侵損

壬子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語侍臣以隋文帝勤政節儉足致富庶不徒以法

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世必有良法其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

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丁未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

諭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以勳親得

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丙辰廣東海陽縣進白烏二。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

上曰。祇敬　祖宗。恭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賀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祇念　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巳未。　車駕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國史宜詳。賜鈔有差。

甲子。謫廣東道御史沈潤充軍遼東。

初潤受土豪黃金五兩白金五兩文綺十匹出其殺人死罪事覺上命行在三法司鞫之潤伏罪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應杖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豈可輕貸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

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放恣命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娼優賤人豈宜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等以朕此言徧諭之

庚午宥劉觀死罪謫其子輻充軍遼東令觀隨輻閑任

觀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 上召

士奇榮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

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全其生榮

亦乞貸之 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榮曰

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

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令法司發遼東

八月癸未兵部奏勾軍條例從之

先是遣官清理軍伍定例十九條至是復增例二十二

條通前奏請頒行

丁未諭六科給事中無失攷駁事

諭錦衣衛指揮鎮撫及千戶百戶。毋泄漏機務走透獄情。以紀綱等殺身亡家爲戒。如合不悛國有常憲不貸。

庚寅贈兵部尚書陳洽少保。謚節愍。官其子爲刑科給事中。

辛卯。上與侍臣論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爲將以四十萬衆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荆州。反驅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衆敗於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爲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曰。霍去

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武止於彊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者是也

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卒

省身江西泰和人廉介自執預修永樂大典由刑部主事超陞河南右布政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竭力寬恤盡瘁而卒君子惜之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奏取中式舉人沈譓等八十名

內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九月丙午。遼東總兵都督王凱奏海西野人數入寇。請發兵致討。上命遣勅戒諭不從而後誅之。

戊申。鎮守甘肅太監王安奏。請買彩色三梭布十三萬疋市馬。戶部請市蘇松二府。上命止於京庫減半支去上曰。近來稍有買辦州縣。假公營私。百倍擾民。方欲禁革。此弊。豈可復擾之。

辛亥。命平陽王濟熺建家廟。

癸丑。兵部奏請自今內外衛分所旗軍有犯偷盜等罪。及強盜家屬。二次逃軍。與軍民官吏人等該充軍者。各照南北地方發遣。上命在外者止於附近衛所收操逃軍。則令還原衛。

甲寅令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十五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姚哲等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溼抑買民貨爲副使童貞所劾 命罷爲民

上曰風憲不務操守是不知恥無恥之人豈可用

乙卯命吏部自今國子監博士助教考滿稱職者必陞用生員亦令兼習書筭

時助教王仙建言 上曰其言有理命部行之

丁巳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本縣旱飢稅粮無收 命戶部量免其租稅

壬戌巡按山東御史包懷德言四事 命禮部會議

一請於曹莊驛東湯池設一衛七站各設千戶所置軍半護行者半屯田一請開武科一請令兵部取勘合處旗軍不及八十人者處補之一請移撫順遞運所與驛並置

命戶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務求成効毋事虛文

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令民之無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 祖宗養民意甚至故申明之

巡撫蘇杭諸郡大理卿胡槩請修唐陸贄宋范仲淹胡瑗魏了翁祀廟書院從之

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潯二府蠻賊平之
遣將出塞燒荒
十月庚辰 聖駕幸文淵閣
文淵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得舉火閣老退食於外 上命於庭中隙地置庖自是得會食中堂
丁亥 駕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 降勅賜詩褒答
勅曰朕念卿等弼亮之勤昕夕弗置閒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

閣洛詢處。回看文星爛有光。

改大學士張瑛爲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

上於左順門遥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

楊士奇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

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

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

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

於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

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踈。不復近扆前矣。

榜葛剌國遣使貢麒麟。羣臣奉表賀太平之瑞。　上以豐

年得賢爲瑞。他不與焉。諭之。

甲午。帝巡近郊閱武。

戊戌。帝還京。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因淸軍御史於軍戶絕者取同姓人酷刑逼承。力辨受詬辱。憤懣疽發背死。邑民哭送。立祠江陰之君山。

平江伯陳瑄奏請置南陽梁家師家仲家等淺閘。并濬徂徠諸山壅塞泉流。從之。

十一月。奸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皁隸賂放歸。命佐自治之。

吏有遭佐撻之者。捃佐之過。謂受皁隸賂放歸。悉具姓

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寄以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皁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皁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皁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謟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

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磔千戶臧清於市

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名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蓋 上去惡佑善明決類此

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

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進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有差宴於中府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

仁宗實錄十卷寶訓六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　上命老疾及鄙猥無能五十

五人爲民貪汚二十五人發戍邊。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原吉量寬弘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精微批懼甚乃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原吉寄聲過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原吉笑而釋之隷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去有進士戲坐其車或以告原吉曰有志呂震爲子乞官 上問之對曰震有守成功可與震嘗詆爲柔奸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之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每 朝廷行善政或歸稱之曰此天子

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章皆焚之曰不可章吾直也

元宵節令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觀燈于萬歲山賜宴及鈔

吏部奏選官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淸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徙開平衛於獨石

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厓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盖三百里矣

二月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

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

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上以春和須寬恤之令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令獨與爾商之免災傷稅粮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騾驢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

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令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澇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令工匠之獘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工者什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

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爲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粮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勑明日頒行

命右春坊大學士王英侍講錢習禮主考會試天下舉人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陳詔等一百名

命鎭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副總兵恭順侯吳克忠左右參將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率師巡邊

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長陵　獻陵　車

駕發京師。

三月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邊務數事　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行之。

上以　皇太后命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見于行殿賜温諭并白金紵絲表裏

皇太后諭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令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佑亦惟卿等賛襄之功

戊申　帝還京師道中憫秉耒者賜鈔六十錠

上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

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
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上御左順門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以
御製耕夫記示之
上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
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令以示卿卿亦
當體念不忘也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外衛官軍從便事宜從
之
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衛
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

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代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沿海備倭者沿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代換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林震龔錡林文進士及第楊寧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陳浩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是科廷試以三月之望至今不改

賜進士林震等宴于行在中軍都督府

大學士楊士奇獨對。

上以　太后記憶　仁宗品題大臣語諭之。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迕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懋德尤多。漢高帝及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漢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弊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交阯黎利篡陳暠而自立禮部侍郎李琦還利表請封朝臣請興師討之不許

改江南民運爲兌運。

甲申。進大學士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懇辭大學士俸。允之。

乙酉。少傅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賜宴文華殿。

上覽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由祖宗積德之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泝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榮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

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

臨陣赴敵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築獨石隆慶諸城躬
勤早暮軍中肅然無擾及巡邊至奇黄嶺敗虜盡斬之
獲其家口孳畜故有是命
江西饑 賜璽書褒吉水胡有初出穀一千五百石爲義
民復其家遣行人勞之
先是掌吉水縣事知州柯暹勸富民出穀賑濟自有初
爲倡衆始胥效出穀縣人頼焉巡撫趙新上其事 上
嘉之
命工部尚書黄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淮安郡饑山陽民羅振出穀一千二百石賑濟 命行人
齎璽書旌爲義民郡守表其所居堂曰旌義

五月工匠有告内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造過於
御用器者。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況鍾御史何文淵等九員爲知府授以璽書
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
先是。上聞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命部院大臣各
舉薦擢用之。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文淵以顧佐薦。知
溫州及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郎中徐鑑知瓊州
刑部員外陸本深知吉安。行人司正雷誠知延平。皆
出廷舉。
命六科給事中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
如行。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此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耶。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恃中官爲之救解。

命追奪贓官誥勑。

六月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召大學士楊士奇諭以楊榮交通邊將。士奇申救。上意乃解。

上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瑛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西夷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誥中予奪高下。皆稟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獨得專。且臣與同官。亦嘗覩其廄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取。幸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但信榮言而不聽

蹇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陛下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 陛下推天地之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粮餉皆出民運今各邊豐稔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運去依價收糴儲為粮餉以省民力 上命各處守將計議以聞

武安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信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犂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析粮絲

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陜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戸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

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置萬全都指揮使司。

七月。上宴閣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久遠　上曰天下所歸盖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

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

上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勑申諭

太保陽武侯薛祿卒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撒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

蒼龍者天廐良馬也産于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體質潔素駿爽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龍云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

勑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訪廉潔士旌之

上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

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亦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陞禮部左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

上與學士楊溥論得人才。在崇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上謂溥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得。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𤩽·侍郎俞

士吉曠職縱姦　命徵至京令右都御史胡槩兼理刑部事。

楷奏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違者安港巡檢司畨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賄獄官獄卒縊死于獄皆由狃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狃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淳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以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粮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

兵部議。至是戶部郭資。兵部張本言於緣河屯田。直爲便宜。上從之。後本惑於人言。竟不行。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費弘爲刑部右侍郎。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稅粮。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

上與侍臣論歷代運祚長短之由。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旣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

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烈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久長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

希正在曹縣得民心。爲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
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
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
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寛平正大、嚴約吏卒。愛
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
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
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
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於廓、廓移文
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
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
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

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嚴皚伏誅

皚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贓。御史劉弘道奏黜之。皚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恥者十餘人而皚爲之首。俱謫吏于遼東各衛。皚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　上命三法司鞫之。奏皚所犯應死。　上命戮於市。

己亥。詔巡近郊

上率六師巡邊。扈從之臣。　命公侯伯都督皆行。文臣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禮部尚書胡濙・工部尚書吳中・吏部侍郎鄭誠・戶部侍郎吳璽

兵部侍郎柴車刑部侍郎施禮都察院副都御史賈諒太常寺卿楊溥姚友直大理寺卿徐初通政司叅議劉茀光祿寺卿郝郁鴻臚寺卿楊善各率其屬行以士奇老疾特命肩輿從行

十月丙子　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

諭成國公朱勇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以重刑處之其申令各營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

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亾之徵。卿等以為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亾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亾。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　車駕至京師。

丙申。夜。蓬星見。

十一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慶遠蠻寇。平之。

直隷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沒田稼無收　命戶部蠲其稅

十二月諭吏部尚書郭璡留意訪人才

上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録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翹材館録是也自今宜留意

庚辰大雪 上示羣臣喜雪詩羣臣進和章擇其有警戒者別録之

巡撫浙江侍郎成均築捍海隄

閏十二月文武羣臣以含譽星見上表賀

二十一日夜含譽星見于九斿大如彈丸色黄白光輝有彗欽天監言占法含譽瑞星爲君上施孝德興禮樂

人民和悅。夷狄奉化來朝之應。於是羣臣忻悅忭舞。皆以爲　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奉賀上表
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謫戍遼東。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勑命。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請定協忠廟祀儀。　命禮部定張巡許遠居正。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配享。有司以春秋仲月祭。

辛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兵部尚書張本卒。

本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部尚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戮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乙巳　萬壽聖節。勑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禮部尚書胡濙御製詩。親宴內殿。

勑曰。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群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　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

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

祚上疏勸　上務帝王之實學。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若何而得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豎儒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　上方以博綜

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敕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

敕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自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隱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己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遯世遺人。一己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忻戚。宴樂之暇。持示觀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為

空言可也。

賜侍臣喜雨詩。

勑曰國家所重者農事也。茲值萬物發育之時。甘雨霑足秋成之望。實肇於此。予心喜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并賦詩一章賜之。尚益勵翼予躬。以共亮天功云。

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先是戶部官奏。查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

多。繁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奉 聖旨。准令照例。

趙儼伏誅。

三月。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井田不必行。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

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

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征斂。重本

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平天下章。學士王直

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剖析其義諭之。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

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

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四月。有星孛於東井。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時巡按御史張昺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兩便。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溧陽妖人　伏誅

命四川總兵都督陳懷移鎮松潘。

六月。遣禮部右侍郎章敞。諭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七月　帝幸少傅　士奇宅。士奇勸　上愼微行
上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敝。當爲爾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　陛下宮殿未暇。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明日遣弘問曰。今天下寧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

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宄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
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
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
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不疑。以其謀告之。
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
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以盜謀。且曰。
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
中先有導 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
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汝之說。

賜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

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

章召輔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知此朕覽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乞加禁止從之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自朝廷邇來公朝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爲貪汚以諛佞者爲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勸惡有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

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命戶部令崇國寺亟以果園地還宛平民。初，民以地施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癸惑犯南斗。

十月丙午，車駕巡近郊。

庚戌，還京。

都督陳懷等率兵討松潘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粮加耗則例。

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非禮陷辱。上致書諭王宜謹守
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禮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
官校雇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
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
列。王以爲遲。執縶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
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
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朝廷大朝賀。皆
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
辱知府之計。
北京新作禮部成。命大學士楊士奇撰碑文

十一月安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
叅請求封　上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浙江海鹽縣丞
上每朝退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
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　上
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
不如意即詬　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
訐故有是命
唐受伏誅
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建議以漕淮之舟載江西之
粟兵農兩利從之

勑賜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喜雪歌。士奇等

恭和歌以進

勑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盖豐年之祥也。因

作喜雪之歌。與羣臣同樂。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

袁琦伏誅。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

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

乙亥。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御製小

重山詞。

詞曰萬國寒消春又來曈曨初日暖照樓臺滿城簫鼓
沸如雷昇平世處處倒樽罍○花木舊時栽東風吹淺
綠轉根荄夜來星彩煥三階徵符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棨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　成祖親批貫通經史
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
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爲副總
裁　上一日召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棨先成詞氣豪
宏　上深嘉歎屢進侍讀至今官侍　上東宮與修兩
朝實錄日直文淵閣因疾作　上命醫往治不起
二月命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總督陝西屯餉河渠事

上召少傅楊士奇論寬恤事。命同禮部尚書胡濙寄議進呈行之。

二十八日。上召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璽書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正指此事爲說。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

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為非願得　恩旨下
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
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
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于未萌又言各處課程先
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
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
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為一例又
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
考察奏罷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格
陞受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缺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謹厚識大

體能爲國爲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問取干證明白，然後奏聞請　旨提對，庶幾不爲小人誣陷，又言年來吏員大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考選用，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材勇精于武略者，請令群臣詢察舉保選用，又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進呈，　上悅。

三月庚申朔頒寬恤詔于天下。

上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上旣下詔求賢復出御製示大臣其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藴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隱高蹤避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

詩。梧桐鳳凰爾其嶓然予將爾揚

諭文武群臣。今後天下司府官有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按二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吏部審其所保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罪舉者。

上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等。今減租之令不可廢格。

上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閒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

命禮部試驗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昌化縣學生。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毋憂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圖光顯。今乃謫爲吏伏望　聖恩矜念。　上憐之。
四月。詔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復開平凉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
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粮餉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凉府隆德縣六盤山欹嶔嶺山澗陡絶。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達迭烈孫黃

河。平坦徑直。抵廿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制渡船。平涼擺渡濟。人以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瑣蹄。肉文被體。如麟。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與而進之。禮部胡濙請偕羣臣上表賀。不許。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旦夕憂勵。一獸之徵。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御便殿觀宋史。與侍臣論宋用小人而亡。

上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内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乞今府州縣修倉厫謹儲積發貸以時從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糾察 上命戶部行之

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厫廢弛贖穀罰金擅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 上諭戶部

曰。此祖宗良法美意。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胡元之季。上天厭之。眷求聖德。俾作民主。我 仁祖皇帝有純粹之性。誠一之德。蘊至德而弗矜。篤大義而不衒。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循乎自然。安乎大順。蓋動與天游。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魯論所謂至德者也。用集天命。大開厥祥。篤生我 太祖皇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侔五帝。汎掃六合。綏寧萬邦。正天紀。立人極。詩書禮樂之華。典章法度之懿。超

越隆古矣。皇祖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赫著
聖仁弘施近悅遠來內安外服茂勲洪烈允光于前
皇考仁宗皇帝丕宣大猷恢張美化仁恩惠澤益廣益
深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日顧予
菲薄克遂承繼揆度所自厥有明徵實由 仁祖皇帝
源本之隆肇 太祖皇帝開創之大而我 皇祖 皇
考得以恢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 列聖之
德與天爲一謹序述爲詩九章以詔後世。

上以御製織婦詞一篇示羣臣。

上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
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婦耕蚕勤勞之狀作爲詩歌

使人誦于前又繪以圖揭於宮掖布於廛里使皆知民
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
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
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
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
匠協力成之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唐開創輔臣
侍臣對曰蕭曹房杜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
之廣未必無才但係于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

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蘇州知府況鍾言：公差御史逆越禮分，輒求小過，伏乞禁約。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巳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與儒臣論元興亡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偪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玆山玆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　上曰然

平江伯陳瑄請修祀靈應侯廟從之

八月諭少傅楊士奇降勑責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郡縣官不才者罷黜之。

諭曰今春命三品以上者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群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兼以忌嫉汪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此其降勑責之

陞吏部郎中魏驥爲南京太常寺少卿交阯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彭琉爲翰林編修。

四人皆京官三品以上所薦。

巡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從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　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既釋之，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贊理漕運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黃福贊理漕運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日。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等八十名。
九月，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奏：順天府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府尹李庸、監試官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
上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陞山雲為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乞遣大臣整理水患。命侍郎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白傷山、白楊城

曰崑承。曰沙漠。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没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缺指揮使請任本衛指揮同知李景不從

上召武臣謂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中軍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大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

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章群臣皆頓首。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司刁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不許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勑慰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人貢

西境天方國及黙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

天方國舊名天堂黙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

十二月詔修　祖陵　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丁卯、祀天地于南郊。　命少傅楊士奇楊榮分獻。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日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廚、凡諸事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官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特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歛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巳巳上元之夕。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中宮。皇
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初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弘大，煇煥繁盛，非言語所
能形容，
辛未，勑羣臣往觀燈，賜宴苑中。
壬申，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觀燈，仍賜宴苑中。悉
賜京城內外之民往觀，
少傅楊士奇進太平 聖德詩十章 上嘉納之。
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下人擾擾。

命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等十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淮蒙恩賜以一品禮祭葬其父赴闕謝恩故預焉。
時天下朝覲官在京。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乎。璡以文淵等七名應乃召入便殿賜宴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于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命中使傳語獎勞。
二月命少保黃淮少詹事王直主考會試天下舉人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劉哲等一百名。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曾鶴齡趙恢鍾復進士及第梁

宏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梁亨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鼐眞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年少不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羲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 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是科得李賢爲名臣

賜宴進士曹鼐等于禮部

以後循以爲例

少保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命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李紹劉益徐埕等六人改爲庶吉士命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選下第舉人王鑑等二十四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四月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新建伯李玉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郭璡胡濙吳中侍郎蔣驥少詹事王英王直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遊西苑士奇榮撰詩以進首至新搆圓通殿臨太液池池之中多嘉魚殿之左右多名花東去十步又有嘉蔬奇果 皇上每躬自採摘以奉 聖母皇太后甘旨繼至清暑殿此亦奉 聖母遊覽之所規制宏敞花木森鬱既而登萬歲山池水環

之如壁磴道逶迤。奇石森列。千形萬狀。不可備述。勑

賜羣臣內庖酒饌。

畿內及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飢窘。須寬恤之詔賑恤之。

詔二十一條。蠲免拖欠各項歲派課程。及今年夏稅差役。並失班人匠免罰工。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賑濟。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率兵討平之。

六月。上以天久不雨。禱祀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潘。

七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侍臣有盛稱唐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置武驤騰驤四衛。

少傅楊榮滿三載。賜宴禮部。降勅褒諭

八月。熒惑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乞舉行。從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閏八月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兼掌兵部事。

彗出天倉。

甲寅南海外諸番國各獻麒麟凡四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青赤二色雲氣而有三星各黃色益近而聚既而天宇澄朗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助月為明萬姓瞻睹忻躍舞蹈士奇上言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懽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凡此皆 陛下聖德之實著者也。 上謙不自居降賜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怙以驕咸敬自

修撰答天覵。

九月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官。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時言者以士子借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闢貢例以後累累行之。

十月丙寅平江伯陳瑄卒謚恭襄。

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專理河道自儀眞至北通州四千里漕運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淸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鳥陳口以免淮河風濤之患浚瓜洲儀眞二壩湖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

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
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
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緣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
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
果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
十一月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詔禮部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
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
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賜御製
詩勉之
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例

命少傅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在外庶官六十八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令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命右軍都督僉事方政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上皆從之於是令諸縣各設濟農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種時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凡其條約俱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

十二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
襄
令天下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
詔修南京宮殿。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丙戌大雨。　上喜兆豐年。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
部都察院堂上官并議事在京巡撫侍郎周忱趙新宴于
史館。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擧其可行者付所司行
之

上謂侍臣曰方今海内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
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粮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
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累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
玩慢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
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
戶部員外郎羅通奏請乞照舊例令軍民人等赴開平種
盬從之
通奏凡運粮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
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
願運米至開平中納盬粮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
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

省行粮二百石。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妖僧李皐謀反伏誅。

三月戊寅命百官朝　皇太子于文華殿。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阯黎利已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搆黨讎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原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居住。　上命聽隨便居住。

廬陵縣民陳謙爲義民。

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賫勑獎之。

上與侍臣論兩晉立國無本。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羗胡鮮卑雜處内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靡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嗔等部皆應之

禮部侍郎李琦還黎利子麟遣人告喪

五月遣使祭黎利

六月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九年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

學士。

震大祀壇門。

七月，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年久，士子服習教化，郡人蒸炙，雅禮義，足尚後調蒲州，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于霍，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八月，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其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群臣請上表賀，勿受。

其耳額及頷及鬃尾皆有龍而全體潔白如雪鬈毛層疊狀若波文蓋騰驤卓犖有躡雲追電之意氣聞諸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焉常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於上蓋龍馬云　勅賜羣臣觀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龍馬歌　納之

士奇云西北乾位也固天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爲龍馬瑞牒云龍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也誠由　皇上仁恩義澤敷洽天下是以天降靈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慶宜有詠歌協諸樂府以宣揚鴻烈於悠久

詔文武羣臣以九月巡邊

上臨朝諭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况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羣臣皆頓首稱善

九月命禮部尚書張瑛仍直文淵閣尋卒

癸未　車駕巡邊命文臣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吳中楊溥等扈從給內廐馬

乙酉　車駕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

辛卯駐蹕宣府洗馬林

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士奇楊榮等侍　上問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

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士奇等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巳亥大獵

十月丙午　車駕還京

命禮部侍郎章敞諭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十一月甲戌朔特賜少傅楊榮御製詩嘉褒

詔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上與侍臣講周書畢以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諭之

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武王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又天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并賫勑諭脫歡不必獻玉璽

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

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讎。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及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荅其貢獻云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　上斥之。

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緜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命監察御史分投巡視倉廩。禁革奸弊。

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粮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

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從之。於是定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乙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粮。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内外官員人等多支倉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藴。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甲子。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百官朝　太子于
文華
甲戌。帝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八。
時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議
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
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首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浮議
乃息
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正統元年。
詔條四十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天下一應課程及
門攤等項俱照洪武年間舊額徵不許以鈔法為由妄
自增添。及取回差去買辦闡辦採捕各項內外官員盡

免各監局并各衛門拖欠各色錢糧物料除豁各處荒
田坍塌潮泊歲征尤切民弊。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昭武寛
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上嗣位賜金幣是夕齋宿于公得疾以聞。上遣太監
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弘偕衆醫來又明日疾
革弘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寳義獨寡祐
不能效分寸裨益然犬馬之誠所望于　聖明者惟敬
守成憲終始不渝耳言巳而絕訃聞。上深悼歎。
丁亥命少傅楊榮相度山陵還奏稱肯。

二月壬子上　兩宮尊號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皇弟祁鈺爲郕王

詔赦天下

頒詔二十一條

丁巳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昶都督張昇尚其循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

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

一勑五府及兵部整肅軍政以壯國威一勑南京戶部

尚書黃福參賛軍務 一勅淮安鎮守嚴加守備 一分委
文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以防嘯聚 一勅襄城伯
李隆緝捕江盜 一勅錦衣衛緝捕北京盜賊 一勅陝西
甘肅寧夏及宣大開平補給馬匹以防瓦剌入寇 一勅
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 一勅都督沐昂賛輔黔
國以馴蠻夷 一戒緝事官校使平人少寃 一令巡按考
黜不職 一選王府官以正輔王 一放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徙京師韃官 不報
疏言 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鳥獸夷狄雖一視同
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

僉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監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

少傅楊士奇請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士奇一請預命吏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講官一請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禮儀一請 大皇太后 太后 陛下皆留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

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
去之

四月因天久雨水潦蝗蝻勑諭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布
按二司及府州縣官不才者照例發遣有缺仍遵　宣宗
勑旨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連坐舉者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王驥為本部尚書

六月戊申奉　宣宗葬景陵命少傅楊榮護喪葬事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
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叅贊永為定
制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
旨超陞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指揮僉事、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
監寵信之、每呼爲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
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布武於是
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
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因紀廣常以衛卒守
居庸者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陞之、蓋宦
官專政柄制國命自此始、
八月、命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鄒晃等　名。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　宣宗實錄命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楊溥爲總裁
虜阿台朶兒只伯寇甘涼
命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陜西兼督延寧兵備
以工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鎮守甘肅
晞江陰人以吏員授繕工司都司歷工部郎中有巧佞才外示廉厚心懷機械多以智術籠人又善結中官王振至是假督工勞超陞之蓋小人附宦官得顯擢始此
吏部侍郎黃宗載陞南京吏部尚書
十月擢監察御史羅亨信爲僉都御史往甘涼莊浪等處

練兵備邊

十二月少傅楊士奇論激勸

士奇言旌一人之賢以勵衆人之功者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也切見南京戶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事　太祖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臣惟此人最久淸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爲國家下爲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　聖旨令贊襄城伯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人必能效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淸廉公正老成忠厚一心爲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伏望

聖恩特賜陞賞二人以勵衆人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